



另一个  
界面的生存  
Life  
In another  
i n t e r f a c e

主编：朱威廉

文匯出版社

另一个



榕 树 下 · 离 线 状 态

主编：朱威廉  
编选：花过雨 何 从

界面的生存

 文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另一个界面的生存/朱威廉主编.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0.6

ISBN 7-80531-779-8

I. 另... II. 朱...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现代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5042 号

---

本书收录的所有文章、图片均已得到上海榕树下计算机  
有限公司授权。

## 另一个界面的生存

---

主 编 / 朱威廉  
编 选 / 花过雨 何 从  
策划编辑 / 季 元 韩 博  
责任编辑 / 韩 博  
封面设计 / 宁财神  
版式设计 / 施 政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上海青浦任屯印刷厂  
版 次 /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字 数 / 260 千字  
印 张 / 14.625(黑白照片 72 幅)  
印 数 / 1—5,100

ISBN7-80531-779-8/I·95

定 价 / 22.00 元

# 序

陈 村

这本书所收的文章来自“榕树下”网站。网站上有两万多篇作品，都是网友的自发来稿。

没有一本书，没有一本刊物能够容纳那么多的作者，那么多的作品。当写作的权利交还给普通人时，写作就走出了象牙塔。是的，我们的大脑中还有“全民写作”的记忆，“大跃进”时代，全国都在写诗赛诗，还编出许多集子。那时，郭沫若也放了卫星，用诗的形式写过一百零一种花，表示百花齐放。动机很好，可惜编出来的书没有一点诗的神韵。我是文革时在一个十分有名的电影演员家看到那本书的，郭的签名很流利。我很为郭先生赠书的勇气感叹。换作别人，换到今天，恐怕是拿不出手的。

“榕树下”虽大，还不足以容纳这样的全民写作热情。好在今天的全民不都在写作，好在今天没有人呼吁或命令全民必须写作。所以，“榕树下”的文章，更多是出于真情实感，出于对文学的喜欢，出于个人的经验。他们写了，发给网站，以文会友。

本来，网上的文章不一定要搬到网下。鉴于许多人暂未上网，许多人不习惯在屏幕前的阅读，姑且这样做吧。对作者来说，有一份可以触摸的存在，有些许报酬。我自然希望多多的人看见这些作品，更希望他们以此为契机，走上网去，阅读更多的作品。读得多了，也许生出创作的冲动，要记下自己心里不被岁月磨灭的故事，和大家分享。

一个人的记忆可能并不重要，大家的，夸张些说，全民的记忆，却是伟大的文本。历史，是无数个人的生活状态的集合，而历史的书写，从来是精英的专利。现在，不一样了。历史将由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集体创作。他们依据的是自己的经历和情感，是对语言文字朴素的把握。

是为序。

2000年4月2日

# 关于“榕树下” 的书面访谈

访问者：韩博(▲) 被访者：Will(○)

▲ 如今一提起“榕树下”，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从不做商业广告的全球中文原创作品网站，您当初给它起名字的时候，为什么会想到榕树呢？

○ 我从来没有亲眼见到过榕树，但是图片和画面中的榕树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榕树枝繁叶茂，四季常青，在福建的一些地方，一棵大榕树就能罩住半个街区，将烈日风雨挡住，我想把这棵榕树移至互联网，让她来庇护人类的心灵。

▲ 您创办“榕树下”的初衷是什么？随着“榕树下”由个人主页发展成为“全球中文原创作品网站”，这棵“榕树”的定位是否发生了变化？今后的目标是什么？

○ “打开一扇心灵的窗口，在这扇窗口前你看到了世界，世界也看到了你。”这是“榕树下”创办初期我在主页上写的一段话。“榕树下”始终倡导勇敢正义的精神，鼓励坚强无畏的意志，赞美真挚善良的情感，这点今天不变，明天也不会变。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使“榕树下”发展成为人文艺术领域的卓越品牌。

▲ “榕树下”为何要突出“生活、感受、随想”这六个字？这是否与网络原创作品的根本特性有关，是否与网络作者的创作方式有关，是否与网络传媒的总体发展趋向有关？

○ “始于平凡生活，源自真实感受，挥洒浪漫随想。”无论在网上还是网下，生活、感受、随想这六个字是任何创作的基础，人类的所有的思想与情感也是围绕着这六个字展开的。

▲ 目前对网络原创作品的评价莫衷一是，我很想听听您的观点。

○ 网络原创作品作为一种独特的形式在中国尤其热闹，互联网为所有勇于执起笔的人们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现今网络原创

作品虽然总体质量不高,可其中不乏优秀作品,随着创作天地的愈加广阔,创作群体的不断扩大,我相信网络原创作品的水平会迅速提高。

▲ 网络创作的方式是否会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取代“传统”的写作、发表、交流的方式?您认为媒体的变迁会对写作者的价值取向、题材取舍、表达方式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

○ 即时性、广阔性和互动性是网络创作的优势,我相信在 Internet 和电子支付进一步普及的情况下,不上网的作家们也将纷纷“落网”。媒体的变迁不会对作者的价值取向有任何影响。届时题材取舍将更便利,表达方式会更直接。

▲ 您认为网络原创作品与非网络原创作品的互动关系是怎样的?在这个新世纪里,这二者的相互关系将产生怎样的衍变——是背道而驰,不断拉开差距;还是平行发展,各自确立标准;或者迅速融合,难分彼此?

○ 网上的作品走向网下,网下的作品走向网上,近期内网络原创作品和非网络原创作品会产生强大互动,若干年后将不会再有任何区分。

序·····陈 村	1
关于“榕树下”的书面访谈	2

## 看您说的

王朔访谈·····上海 宁财神	1
-----------------	---



## 风言风语

风言风语·····陈 村	6
姐,回家吧·····广东 李乙隆	8
山野精灵·····上海 莲 儿	10



与迈克尔·乔丹一起飞翔 ·····上海 亚 雷	13
----------------------------	----

## 故事新编

刘淑芬传之少年英雄···山东 聊 聊	23
烟花不堪剪·····上海 飞 花	31

## 大话小说

死亡约会·····上海 银 子	41
ICQ 抢劫面包店事件···美国 张 建	49
尘封·····花非花	52
无语梦飞花 ·····上海 二楼A座之inin 鱼	62
奇数、偶数和自然数·····上海 玫瑰灰	67
小眉·····江苏 林中雪	72

## 柔情万种

我们成为“情人”的那一天 ·····上海 Will	77
------------------------------	----



迟到的戒指·····美国 人面桃花	81
与狼共舞的情人节·····辽宁 与狼共舞	87
大丈夫老高·····湖南 老实巴交	91
乌龟·····上海 ducky	93
人在旅途·····重庆 紫浣花	96
戒指·····上海 月 亮	100



最安全的男人·····上海 何 从	106
-------------------	-----

## 人类凶猛

典当日子·····马冰慧	109
--------------	-----

- 小老板的滋味……美国 小 三 113
- 巧克力人生……………仪 琳 121
- 我滑,我滑,我滑滑滑  
……………美国 Emily Wang 129
- 老婆·嫁妆·女儿红  
……………上海 孔 笼 132
- 酒这个东西……………吉林 年志勇 135
- 我的小时侯……………北京 mikko 138
- 人类凶猛……………四川 午睡的夜叉 142
- 洗澡的故事……………上海 Pandy 147

### 成人童话

- 当王子娶了灰姑娘之后…上海 23 149
- 当美人鱼嫁给王子之后…上海 23 153



- 夫妻生活……………北京 余 辉 157
- 一只爱上猫的老鼠…北京 DOS622 160
- 蝮蝮……………安徽 玖 月 163
- 手的世界……………上海 修 罗 168

### 心迹笔迹

- 黑暗中绽放的花骨朵  
……………上海 宁财神 171



- 张元,文化凯旋?……………上海 fat 176

### 《盗版浮士德》vs 新版《茶馆》

- ……………江苏 手足无措 179
- 底色……………上海 安妮宝贝 182
- 男作家皆好色?……………上海 jascha 185
- 文囚之城……………上海 水晶珠璣 189



### 壮行天下

#### 背景资料

- 老武日记……………上海 **武文驹** 191
- 通向罗布泊之路…上海 杨威利 194
- 鸟儿确实已飞过…上海 杨威利 203

### 放大爱情

- 五月二日凌晨……………张卫民 205
- 都是因为爱情小说  
……………广东 如 风 208
- 浪漫的医学解释…上海 水 妖 210

### 另起一行

- 高三史记——补课书  
……………上海 夜 X 212
- 高三史记——作弊书  
……………上海 夜 X 215

### 说文说文

- 在网上舞蹈……………浙江 断桥残雪 220



# 王朔访谈

上海 宁财神

日前，笔者拨通了王老师的电话，当话筒中传来王老师磁性睿智的“喂？”一声之后，我开始访问。

问：王老师，您的新作《黑处有什么》大概什么时候出版啊？我记得那时候，《看上去很美》搞得很神秘，书皮儿和书都是分着印刷厂印的，那您现在这么早报了书名儿，就不怕盗您的版吗？他们要是现在加班加点写点乱七八糟的东西出来，取一名叫《黑处有什么》，估计也能卖出好几万本去。那您不是亏大发了吗？

答：我那书弄好了就是年底出，今年能写完就算不错了。哎，我那是一没留神给稿子的时候漏出去的，本来也没想告诉人家书名儿，收拾电脑资料的时候没收拾干净，就变成那样了。估计这么着一来，以后这书有可能就不叫《黑处有什么》了。（“那能叫什么呀？”）这个……到时候再说吧。

问：那您这个系列的长篇打算写到什么时候啊？是活到老写到老，还是趁着年轻一鼓作气写完就收手？以后打算拍成电影电视吗？（您这个系列写好了，估计能超过高尔基那个《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别回头没写出《飘》和《红楼梦》来，一不留神把自己搞成高尔基了。）

答：我自己也想过这个问题，有可能就是写几年就歇了手，什么时候得空我就再写，不管怎么着，总得等这个系列写完了再说。（“那高尔基呢？”）这个，我也搞不太清楚，有可能也是一不留神就成了他了。

问：王老师，您前一阵又将张艺谋、余秋雨他们大骂一顿，说张导演是臭大粪而且假纯什么的，说他们破坏了安定团结，我们看着都觉得挺解气的。您在这次的批评中表现出了对于这帮媒体红人毒害民众的极大忧虑。这种批评活动，您打算一直继续下去吗？是隔三差五抽冷子出手还是得空就上逮谁灭谁？能透露一下，下一个受害者是谁吗？

答：哎，可别提了，那次访问了好多人，在一个酒桌上面，不光我一人说，那都是喝完酒以后说的酒话，要不然哪儿那么没轻没重啊，至少不会说那个臭大粪啊。至于说骂人的活儿，估计今



年我不少干,我现在开始帮《三联生活周刊》写一个专栏,那有可能就捎带脚捎上几位,你知道,我还是写骂人的东西比较顺手。对了,我给“三联”写的第一篇专栏文章就提到了你们“榕树下”,还有你们这个网络文学奖什么的,有空你买本看看。

问:现在张元、贾樟柯和姜文都比较火,到处得奖,风头直追第五代导演。能简单谈一下您对那三位的印象吗?就从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谈起吧。

答:这个吧,先说姜文,我认为他是中国现在最出色的导演,以前人家都说他是中国电影新的希望,而现在他已经俨然就不是希望了,而是事实上的最出色的领军人,你看他就这么两部电影,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一个《鬼子来了》,立马就把其他人比下去了,这两部电影水平之突出、内容之完整,均非其他人能敌。关于张元,我也比较喜欢他的作品,从早期的那个《儿子》、《北京杂种》我都比较喜欢,他擅长的是这种纪实性的文章,到后来他开始拍有剧情的像《东宫·西宫》啊《过年回家》什么的,我就不是很喜欢,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拍这种东西的。对于他的转向,我认为不是很成功,因为你毕竟不能为了迎合什么东西而使自己不自在。“这位张元和香港的陈果风格比较像”嗯,是,实验电影的拍法都这样,对镜头和各种道具的应用都比较糙,但是这里面往往就有能够打动人的东西。我今后有可能会和张元合作。对贾樟柯吧,我挺喜欢他那个《小武》的,那是跟几个香港电影爱好者一起看的,他们都说没劲,说脏乎乎这叫什么啊,我就觉得挺好,这种低成本的电影都是老老实实反映身边的事儿,非常生动。但是显然他们在手法上是没有什么突破的,显着特糙。他那个《小武》什么的,最近拿到外面参奖去了,我这就觉得现在外国的电影节是真不能信了,要说早些年在外面得了奖的还真都是好东西,现在没法信,得信咱们自己。

问:现在梁左和梁欢老师一直在致力于室内情景喜剧的创作,并从很大程度上占领了饭点儿的收视率,但是好像口碑越来越差,基本上都赶不上那时候的《我爱我家》,您觉得他老人家这么跳下去,还能有人爱看吗?照这个拍法儿,您觉得他们还能蹦跶多久啊?

答:他这个吧,很难说。我常和梁左一块儿,见他写得比较辛苦。要说这个肥皂剧,它作为一个片种是很有可能存在下去的,至于说个人,能不能一直写下去就不太好说了,写一百集两百集没问题,可要是写个六七百集,人就写残了。我觉得肥皂剧在中国还没完全发展起来,一共就这么几个人在做。我前两天看了一报道,说美国的肥皂剧收视率降低了83%,以前都是家庭妇女在家看这个,现在美国经济火,女同志都出去上班了,就没人看了。我不知道咱们国家以后是不是会有这局面。

问:现在说到英达。他的电视剧在九十年代末的文化风景

线上也是一道亮丽彩虹,好像咱们国内的电视圈里面,现在像他这么能折腾的主儿少了。可是,那时候在聊到世俗文化的时候,您怎么把他给漏了?

答:我没漏了他,我提了一下《我爱我家》,那部片子是一个高度,他以后的东西就再没有说是有突破,有超过那个的。要说突破确实很难,能保持水准就算不错了。他们这个都是流水作业,找人攒故事,一条线插一下,两条线插一下,梁左要么说就叫文学师呢。

问:阿城老师以前专门写过一本书叫《闲话闲说》,专门讲世俗文化的,您老二位聊得多,能大概说一下您眼中的世俗文化跟他所说的有什么共通和区别吗?我是指,关于世俗文化的教化意义和娱乐意义什么的。

答:这个吧,阿城说的世俗文化中,他还包括了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我没提过这个,前一阵他有个观点,说是一个大众文化中的叛逆性的问题。是这样,甜的俗的,它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但是真能彻底火起来的,还是那种假有个性的东西,你像是摇滚什么的,媚俗文化他只是一个底座,真正在尖儿上的还是要说那种有叛逆性的东西,这也是青年文化的一个特征。说到零点那个乐队,我觉得这就是个典型,看着挺摇滚,但其实唱的还是流行歌曲那类东西,("就是嗓子粗点")嗯,糙点儿。

问:海岩的本子现在卖得特好,他基本上写的都是犯罪题材的东西,您刚出道的时候写《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还有“单立人”和“各执一词”什么的,也是这种题材,您觉得他写的这些东西跟那时候的您的作品之间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答:我那个吧,一开始就是奔着侦探小说去的,虽然最后没写好,但是我那是类型化的,你说“一半火焰”那个,那就是在爱情小说里面加点这种犯罪题材,使这故事看着更加感伤而已。但海岩这个,他就是类型不太明显,是跨类型的,什么都有,他是往言情那路子发展的。三部小说都这样。你要说是咱们类型化的东西,比如武侠啊,侦探啊什么的,你要老写,没关系,反正已经形成一种模式了。但是像他这样,要是老奔着跨类型去,写到后来就比较容易尴尬,没突破了,写不下去。

问:海岩的这个《海誓山盟》好像被“海润”买下来,要拍成电视剧,现在好像都是这种半文化单位支持电视剧的拍摄,您觉得这种形式和投资环境是否能够使咱们的文化产业得到健康发展?

答:他们这个算是不错的。现在都是这种半文化单位投资拍电视的,“海润”在这方面已经做的算是比较专业了,也很少会去干涉作者的创作意图什么的。我觉得这种操作模式算是比较健康、比较理想的,因为你毕竟是中国,不像外国有那种特别大规模的电影公司,还有竞争什么的。

问：您看了孟京辉的那个《盗版浮士德》吗？觉得怎么样？我记得您以前给他那个《我爱×××》投过钱，要是下回他再问您扎款，您还给他吗？

答：我看了，还行吧，但是赶不上他那个《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其实是这样，他那个新戏显得太严肃太沉重了，看着挺有东西挺有主题，但是就没有以前那么鲜活，没有表现力，这里面有个形式问题，而且在形式方面，他也面临着和以前的一些重复。《我爱×××》那不是我出的钱，我自己要是说有个公司，然后我又特别有钱了，他们要来扎款，我肯定给，毕竟这实验性的东西嘛，感觉挺好的。

问：现在棉棉的《糖》卖得挺火，人民群众都乌泱乌泱盯着上，都想看看有钱有闲的文化人是怎么消磨人生的，网上有一部分人对这种作品就特别看不惯。您前一阵儿好像夸过棉棉，说她是新世纪女腕儿，我们看了一下，好像这帮女同志除了贩卖点不健康生活方式之外，就找不着其他卖点了，您是真觉得她们特好？

答：她这个吧，还不太好说。你说棉棉这个，她是问我要了一个千字文，也不知道后来拿到哪儿去用了，你知道，我还是比较重人情的。我就觉得她那个《两个冬天》还行，比较纯粹，但你看，这帮人写东西，感觉好几本书都像是一本书，就像一部戏被拆成了几个单元，感觉是同一个东西，来来去去都差不多。因为你毕竟靠卖自己的身体，怎么着也就这样了。这就面临着写多了以后，她们需要有个转变的问题。我说的好，那是肯定要比在下面嗷嗷叫唤那帮好，就是那帮八十年代出生的，棉棉她们肯定比那帮要强。

问：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中，您大量使用北京方言的写法已经形成了一种语言霸权。现在的年轻作家，有丁天、石康和艾丹什么的，他们也都是用北京话进行写作的，也都属于看着挺痞，其实心里特别实诚，怎么活怎么不自在那种，他们的写作都逃不出您的阴影，怎么写人家都会说他们是学您，这包括在网上写作，南来北往的小愤青儿们都是做粗犷豁达状，一口一个“丫”，让人哭笑不得。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他们怎么才能逃离您的阴影啊？

答：这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其实看着像，也都是因为生活方式都差不多，要说写得比较像，还不如说活得比较像，你拆开了看细部，那肯定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大感觉都差不多，都是一个胡同混出来的，你说怎么能不像？那你看我写《看上去很美》的时候，我就曾经努力尝试过要有一种改变，这包括我以后写东西，有个新东西，我也在变化，要写现代人的生活，到时候肯定和别人不一样。现在都自顾不暇了，谁管得了谁啊？

问：那您现在平时除了勤勤恳恳为我们生产精神食粮外，

自己有什么娱乐活动吗？

答：我这个吧，现在身体不是很好。很少出去玩了。一般就是在家看书，有时候兴致好就去酒吧，也是那种特别安静的爵士吧，我现在没法喝酒，没法吃肉，你说我能去哪儿玩啊？

问：作为一代文坛老腕儿，请给我们这帮打算跟您一条道儿走到黑的小愤青儿们说句话吧，要语重心长的那种。

答：不说了，他们都说我特别爱教育人，我觉得这不是一好毛病，就不说了。（“您就随便说几句，随便说什么”）不，不说！

# 风言风语

陈 村

读《姐，回家吧》，读得心情不好。文章写得很出色，很美，但是让人心情不好。我记起何其芳悼念女儿的诗：“开落在幽谷里的花最香，没人记忆的朝露最有光。我说你是幸福的，小玲玲，没照过影子的小溪最清亮。”（手边找不到书，是根据记忆，希望不至于相差太远。）那样的诗，也让人心情不好。

但是再读它一遍，发现这故事没有一点新潮时髦的感觉，只令人感动。一只普通的苹果，一个小小的念想，文字干干净净。推车的一两分钱，剪了辫子让妹妹换钱，作者告诉我们，是为了去买一本字典。直到后来有人送了四只苹果。切成一片片地大家吃。姐姐留下一只，不吃。作者没说为什么送，也没说为什么不吃。没说姐姐为什么流泪。

最后的结局可以猜到。但是猜不到这样的描写：

我说，姐，回家吧。

姐站着不动。我伸出手想拉一拉姐，姐不见了。

哭声，从我家传来。

那年姐二十三岁。

姐永远二十三岁。

写到这里的人和读到这里的人，都只有黯然神伤。人生中如果遭遇如此一幕，心就永远不得安宁。

再读就读到莲儿的《山野精灵》。一个女性，一条狗，月夜的森林，顺从心跳的节奏，在山野裸舞。它用了纪实的笔法，却超出我们的日常经验。文章的叙述很有条理，一层层地推进，直到高潮。整个过程可歌可泣。莲儿有能耐把故事写得引人入胜。读完不太满意的是，文中的她毕竟是尘世中人，有了太多的心虚般的解释。跳舞也许是忘我的，起跳的环境和事后的分析则是理性的。所以，我们只能把它看作例外，看作临时的释放。我们委屈自己已久，不懂理直气壮。此外，离孩儿的无知无觉就更

远了。

这一周读了四五十篇文章,最欣赏的是亚雷的《与迈克尔·乔丹一起飞翔》。“胸腔之内,我有一个篮球场。”他的故事有些奇异,如同他那男人的情怀却是久违了。读完有种蓬勃的力量,鼓噪着要去撞击和飞翔,要穿网而出。我也读过不少新潮之作,感叹其华丽缠绵之余,哀其无力,伤其先衰。这篇飞翔有年轻的意味,方方面面又摆布得十分的好,刚柔相济,不是一味耍出鲁莽。我不再饶舌,说得再多也不如各位自己去读一遍此文。读完此文,可以安心睡觉了。生的感觉是可贵的。感谢乔丹,感谢亚雷。

# 姐，回家吧

广东 李乙隆

我正在攒钱购买一本字典的宏大计划被姐知道了，她每隔三五天便从衣袋里摸出一个一两分钱的硬币，郑重其事地放在我的手掌上。

那时候一本字典是七角多钱吧。如果平均每天都能攒上一分钱，半学期就攒够了钱。但我每天要到哪儿去挣这一分钱呢？

离我村几里远的公路上有一道很陡的坡，有人用单车载柴草去卖给山外人家做燃料，翻过这道坡时，需要雇人在后面帮着推，大人推一趟一般可得五分钱，小孩要两三人合伙推，每人只得一两分钱。我只推过一趟，便被姐知道了。她说我年纪小，身体也不好，不能干这活，拉着我回家。

那时候姐整天都在生产队里劳动，生产队是不发工资的，真想不出姐那些一分两分的钱是从哪儿变出来的。

每隔一段时间，姐便问我，有多少钱了，还差多少？

这天我坐在门槛上做作业，姐又问，我说只差五分钱。姐到屋子里去了。不一会，姐从屋子里出来，我愣了神，总觉得姐不像姐了，她那两条叫人看着十分舒服的辫子被剪了下来。

她把辫子放到我的手上说，你把这两条辫子拿去卖给福元伯，就可以买字典了。

剪掉了辫子的姐没有原来那么美了，但我却更爱她了。我对自己说，将来我长大了，一定买许多姐喜爱的东西送给她。

姐上过夜校。夜校的语文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林老师，年纪与姐差不多，常到我家来家访，有时说是来辅导我功课，眼睛却总瞪着姐看。他一来，姐的表情便怪怪的。

林老师调走后，仍到我家来过两次。有一次他带来了四个苹果。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苹果，看着便叫人流口水，凑上去便能闻到那份诱人的芬芳。

姐疼我，给我一个，把两个切成一片一片，分给邻居的小孩。姐自己留着一个，不吃，只留着。

我把我这一生的第一个苹果吃完之后，回味了几天，便惦记起姐留着的那个苹果来。



我常常看见姐捧着那个苹果坐着出神，那时候我不懂姐的心事，只是想念苹果的滋味。

这一天我发高烧，吃不下饭，姐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上，我说，姐，苹果……

姐望了我一会，便去拿来那个苹果给我。那个苹果已经有点腐烂了，但我仍然吃得神清气爽。

吃完那个苹果，我很快就后悔了。我看见姐背着我抹眼泪。

姐喜爱苹果，我长大了，一定买许许多多的苹果送给姐。我想。

那一年姐病倒了，殷红的血，一口一口往外直吐。

从大人的表情中，我仿佛预感到什么，我忽然害怕起来，我感到姐正在一天一天地离我而去，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可以把姐留住。我只是哭。

哭着哭着，我忽然想到了苹果，姐喜爱苹果，可她从来没吃过苹果呀。

我拿起一件我最新的衣服，赶到镇上，找不到苹果，有人告诉我，县城也许有吧。我赶到县城时已近黄昏。我终于找到了苹果。我怯生生地把那件衣服递给卖苹果的阿姨，说，换几个苹果。阿姨拿起衣服看了看，说，你是从哪儿偷来的吧。我说，这是我最新的衣服，我姐病了，什么也吃不下，她喜爱苹果。话未说完，我已泪流满面。

阿姨拿两个苹果给我，我要走，阿姨叫住我，把衣服塞还我。

从县城到我家，有一段阴森森的山路，还有一个乱坟岗。我直往家里赶，不知累，也不知道怕。

当我赶到村里时，夜已深了。一轮欲圆未圆的月亮，如打缺了一角的玉盘，惨惨地白在中天。我忽然看见姐，在清冷的月光下，凄然地站着。她是在等我。

我忙走上前。

姐看见我，仿佛舒了一口气。她一定等得急了。

我说，姐，回家吧。

姐站着不动。我伸出手想拉一拉姐，姐不见了。

哭声，从我家传来。

那年姐二十三岁。

姐永远二十三岁。

歌谣般亲切的姐  
山泉般纯洁的姐  
庄稼般质朴的姐  
山花般美丽的姐